
張星烺著

中西交通史料匯篇

五
—
六

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

輔仁大學
叢書第一種
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五冊

泗陽張星煥亮塵撰

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

西部土耳其斯坦狀況。



第一節。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地理，人種，及其歷史。中央亞細亞之區域，南起希馬拉耶山，北抵阿爾泰山，東自中國邊境，西迄於裏海。在此區域以內，無一川河流入大洋。天氣全無洋海影響。中間有大沙漠，故空氣乾燥異常。夏則熱風如燒，冬則寒風如刀。沙漠常遷徙無定，故旁沙漠而居者，常與天然抵抗。人力不能勝天，流沙侵來，唯遷讓之而已。交通不便，故終古無開化國。不獨本土不能產生文明，即文明人自文明國徙居其地者，浸久亦沉淪於草昧也。古所謂幽谷，殆非虛語也。其地介於中國與歐洲印度之間。故言文化，則東洋文明，與西洋文明雜揉。言人種，則黃白混合也。晚近瑞典

探險家斯文赫丁 (Sven Hedin) 在新疆沙漠中發現印度佛教及中國古物，敘利亞聶思脫里教會，波斯摩尼教以及希臘東羅馬阿拉伯回教之遺物甚夥。足以證明中央亞細亞地理上之歷史性質也。中央亞細亞又可依山脈，析爲數區。崑崙山以南直抵印度邊界，則西藏也。崑崙山以北，至於阿爾泰山，在蔥嶺以東者，謂之東土耳其斯坦。自漢通西域以後，歷漢唐元清四朝，四入中國版圖。清末，平回亂以後，改爲新疆行省，設立州縣，與本土無異矣。本書專言中華民國以西各地與古代中國之交通，故東土耳其斯坦古代與中國之交通，悉不採錄。其在蔥嶺以西者，則屬本書範圍以內者也。西部土耳其斯坦爲印度阿利安民族及波斯伊蘭族之發祥地。故據西史攷之，唐以前，所有蔥嶺以西諸國，大宛康居大夏之屬，皆伊蘭民族也。司馬遷史記大宛傳，謂自大宛以西，至安息國，雖頗異言，然大同俗，相知言。其人皆深眼多鬚頰。蓋亦明言大宛以西，皆一種矣。僅大月氏及嚙嚙爲東方突厥民族之侵入者。唐以後，西突厥人，契丹人，漢人，蒙古人，遞相侵入。爲黃色人種之殖

民地。晚近又有斯拉夫種之俄羅斯人之侵入。故其地人種，至爲複雜，而文化亦極複雜也。印度日耳曼族之遷至印度及波斯者，皆能自創文化。在世界文明史上佔一部份，而留居西部土耳其斯坦者，始終保持其遊牧生活，榛狁狀態也。北宋末，契丹人及漢人隨耶律大石徙其處者，皆爲已開化之人。而留居其地以後，不獨未能增加其地文化，而於東方固有文化亦失落也。既無文化，故亦無歷史。欲知中央亞細亞之古史，唯有自中國及波斯之史乘中，窺得一二而已。下方摘錄，以漢文記載爲主，而以波斯及希臘羅馬之記載爲證也。

綜觀中國歷代史上之西域傳，其在蔥嶺以西，今西部土耳其斯坦境內者，阿母河以南，可以大夏爲中心。阿母河以北，可以康居爲中心。其餘皆附屬而已。唐以後，康國雖亡，而薩馬兒罕則依然爲蔥嶺以西之政治中心。雖至近代，猶爲俄領土耳其斯坦總督之駐在地也。

漢武帝通西域。

第二節。張騫第一次奉使。漢武帝以前，中國與西域已有交通，毫無疑義。

然無影響於中國政治，商業及文明。故張騫西使，數千年來，人盡以爲鑿空之事，視之幾如科倫布之發明美洲者，宜哉。漢武帝之重通西域，吾嘗比之於明時葡萄牙人之重通中國。元時，中國與歐洲交通極繁。歐洲人來中國者，不可勝數。然明初百餘年間，中國人絕不知有其事。明史意大利亞傳謂爲自古不通中國也。張騫西使，數千年來，既認爲鑿空事業，開中國與西域政治上之關係。故其事在中外交通史上，以及全中國史上，皆爲最重要之事。可與明時葡萄牙人之抵中國並爲重要也。有張騫出關記一書，惜已佚。今所知者，僅司馬遷史記大宛傳及班固前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而已。前漢書又錄自史記。故吾特將張騫奉使事蹟，自史記分別錄出如下。

張騫漢中人。建元中爲郎。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，皆言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。月氏遁逃，而常怨仇匈奴。無與共擊之。漢方欲事滅胡，聞此言，因欲通使。道必更匈奴中。乃募能使者。騫以郎應募。使月氏。與堂邑氏

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，經匈奴。匈奴得之。傳詣單于。單于留之曰，『月氏在吾北，漢何以得往。使吾欲使越，漢肯聽我乎？』留騫十餘歲。與妻有子。然騫持漢節不失。居匈奴中，益寬。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。西走數十日，至大宛。大宛聞漢之饒財，欲通不得。見騫喜問曰，『若欲何之？』騫曰，『爲漢使月氏。而爲匈奴所閉道。今亡，唯王使人導送我。誠得至反漢。漢之賂遺王財物，不可勝言。』大宛以爲然。遣騫。爲發導驛抵康居。康居傳致大月氏。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，立其太子爲王。旣臣大夏而居，地肥饒，少寇。志安樂。又自以遠漢，殊無報胡之心。騫從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領。留歲餘還。並南山。欲從羌中歸，復爲匈奴所得。留歲餘，單于死。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。國內亂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。漢拜騫爲太中大夫。堂邑父爲奉使君。騫爲人彊力，寬大信人。蠻夷愛之。堂邑父故胡人，善射。窮急射禽獸給食。初騫行時，百餘人。去十三歲，唯二人得還。騫身所至者，大宛，大月氏，大夏，康居。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。具爲天子

言之曰，『大宛在匈奴西南，在漢正西。去漢可萬里。其俗土著耕田。田稻麥。有蒲陶酒，多善馬。馬汗血，其先天馬子也。有城郭屋室。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，衆可數十萬。其兵弓矛騎射。其北則康居，西則大月氏，西南則大夏，東北則烏孫，東則扞罽，于寘。于寘之西，則水皆西流，注西海。其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。鹽澤潛行地下。其南則河源出焉。多玉石。河注中國。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，臨鹽澤。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。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。至隴西長城。南接羌，隔漢道焉。

(一)據此，張騫出使目的，乃爲欲與大月氏結攻守同盟，以抗匈奴者也。需時十餘年，而目的未達也。

(二)康居在宛西北可二千里。行國。與月氏大同俗。控弦者八九萬人。與大宛臨國。國小，南羈事月氏，東羈事匈奴。

(1) 康居二字爲譯音。其原音余尙未能查得。或者由康特(Kand = Cant)而來。康特乃 Samarkand, Semiscant 末尾之音，猶言地方也。漢代康居即唐代之康國，一曰薩末健亦曰颯秣

建。元魏所謂悉萬斤。寔皆 Samarqand 之譯音也。遼史(卷三十)作尋思干。元史太祖本紀作薛迷思干(Semiscant)。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兒干。明史作薩馬兒罕。薩馬兒罕城甚古。波斯祆教聖經曾德阿維斯塔(Zend Avesta)中已有之。謂爲俄兒麥資德(Ormuzd)所建。城市富庶。伊蘭人稱其地曰索格多。(Sogdo)由是而希臘羅馬著作家稱之曰索格的亞那(Sogdiana)。阿利安(Arrian)之史記謂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嘗至馬拉康達。(Maracanda)後代學人皆信馬拉康達即薩馬兒罕也。費杜西(Firdusi)之帝紀(Shahnameh)中，常見索格多及薩馬兒罕二名。依賓庫達特拔，(Ibn Khurdadbeh)伊思塔克里，(Istakhr)依賓霍克爾，(Ibn Haukal)等回教著作家皆記薩馬兒罕爲索格德(Sogd)之都城也。康居之名，傳至中國甚早。而索格多之音，直至唐末，始見於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卷十，作私訶條國。段成式記云，『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，有石巖。衆僧飲食將盡，向石巖作禮，於是飲食悉具。』關於康居國古史，吾人所得知者甚少也。据司馬遷史記，大宛當漢武帝時已爲農國，殖稻麥，又善釀蒲陶酒，而康居則仍在遊牧時代也。國勢亦不強盛，南事月氏而東事匈奴也。

(三)

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。行國。與康居大同俗。控弦者十餘萬。臨大澤無崖。蓋乃北海云。

(三)奄蔡即元時阿蘭。參觀第一冊中歐交通第四十節注一阿蘭。阿蘭人亦印度日耳曼族也。

(四)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，居媯水北。其南則大夏，西則安息，北則康居，行國也。隨畜移徙，與匈奴同俗。控弦者可一二十萬。故時疆，輕匈奴。及冒頓立，攻破月氏。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。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，及爲匈奴所破，乃遠去，過宛，西擊大夏而臣之。遂都媯水北爲王庭。其餘小衆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號小月氏。

(四)大月氏突厥族也。爲有史以來，東方人種第一次侵入伊蘭族勢力範圍內者。漢文帝前元十五年，始自敦煌西徙。

(五)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。媯水南。其俗土著。有城屋。與大宛同俗。無大王長。往往城邑置小長。其兵弱畏戰。善賈市。及大月氏西徙，攻敗之，皆臣畜大夏。大夏民多，可百餘萬。其都曰藍市城。有市，販賈諸物。其東南有身毒國。

(五)大夏即吐火羅。說詳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三節注五。希臘人稱其地曰拔克脫利亞。

○(Bactria) 耶穌紀元前一百五十年，(秦莊襄王元年)希臘賽流柯斯朝(Selucidae)守將梯俄多都斯(Theodotus)据其地，自立爲王。至紀元前一百二十年，(漢武帝元狩三年)爲大月氏所滅。月氏人以後征服克什彌爾，北印度等地。兵威振於一時。至第五世紀時，爲嚙犍所滅。克拉勃羅德(Klaproth)及聖馬丹(Vivien de Saint Martin)二人皆謂吐火羅民族西曆紀元前一百五十七年，(漢文帝後元七年)居青海布隆吉爾湖(Bulungir-gol)畔。以後逐漸向西遷徙者也。余攷其時，適與月氏遷徙同時。豈二而一者歟？然据司馬遷史記，大夏似已先月氏而至嬌水南者也。大夏之西遷，或在更早時期也。大夏之名，黃帝時已傳至中國。而梵音Tuhara後魏時始至中國。魏書西域傳作吐呼羅。希臘名拔克脫利亞亦於後魏時傳入中國。魏書西域傳嚙犍條，作拔底延城。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，西域傳謝闕國條，『謂自縛底野南入雪山，行四百里，得帆延。』慧超五天竺國傳云，『從此犯引國北行二十日，至吐火羅國。王住城名爲縛底耶』。縛底野與縛底耶亦皆拔克脫利亞之轉音也。張騫第一次奉使至大夏時，大夏之希臘王朝尙未滅亡。然國勢危殆，已岌岌不可終日。中國人與希臘人第一次接觸，即是在是役。

第三節。張騫第二次奉使。騫曰，『臣在大夏時，見邛竹杖，蜀布。問曰

，『安得此？』大夏國人曰，『吾國人往市之身毒。』身毒在大夏東南，可數

千里。其俗土著，大與大夏同，而卑濕暑熱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戰。其國臨大水焉。以騫度之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。居漢西南。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。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遠矣。今使大夏，從羌中險。羌人惡之。少北，則爲匈奴所得。從蜀宜徑，又無寇。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，安息之屬，皆大國，多奇物。土著，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。貴漢財物。其北有大月氏，康居之屬。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。且誠得而以義屬之，則廣地萬里。重九譯，致殊俗。威德徧於四海。天子欣然，以騫言爲然。乃令騫因蜀犍爲，發間使，四道並出。出駝，出冉，出徙，出邛，出犍。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閉氐，南方閉嶲昆明。昆明之屬，無君長。善寇盜。輒殺略漢使，終莫得通。然聞其西可千餘里，有乘象國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。於是漢以求大夏道，始通滇國。初漢欲通西南夷，費多。道不通罷之。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，乃復事西南夷。

(一) 張騫第二次奉使目的，因失方向，完全未達。設使當年漢武帝有近世俄皇大彼得窮探西

伯利亞之忍耐心，未始不可越緬甸抵印度境也。然就今代地圖觀之，藉使此道能通大夏，而所需時日，較之北道爲久也。由史記此節觀之，張騫未奉使西域之前，身毒與中國蜀地已久有交通，益證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十一節注十二，吾言之不誣也。所謂邛竹即方竹也。爲蜀地之特產，今則移植他處者，亦往往有之。

第四節。張騫第三次奉使。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。騫既失侯，因言曰：臣居匈奴中，聞烏孫王好昆莫。昆莫之父，匈奴西邊小國也。匈奴攻殺其父，而昆莫生棄於野。烏嚙肉蜚其上，狼往乳之。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。及壯使將兵。數有功。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，令長守於西城。昆莫收養其民。攻旁小邑。控弦數萬，習攻戰。單于死，昆莫乃率其衆遠徙。中立。不肯朝會匈奴。匈奴遣奇兵擊，不勝。以爲神而遠之。因羈屬之。不大攻。今單于新困於漢，而故渾邪地空無人。蠻夷俗貪漢財物。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，招以益東，居故渾邪之地，與漢結昆弟，其勢宜聽。聽則是斷匈奴石臂也。既連烏孫，自其西大夏之屬，皆可招來，而爲外臣。天子以爲然。

拜騫爲中郎將。將三百人，馬各二匹，牛羊以萬數，齎金幣帛，直數千巨萬。多持節副使。道可使使，遣之他旁國。騫既至烏孫。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。騫大慙。知蠻夷貪。乃曰：天子致賜，王不拜則還賜。昆莫起拜。賜其他如故。騫諭使指曰：烏孫能東居渾邪地，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。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。未知其大小。素服屬匈奴日久矣。且又近之。其大臣皆畏胡，不欲移徙。王不能專制。騫不得其要領。昆莫有十餘子。其中子曰大祿，彊善將衆。將衆別居，萬餘騎。大祿兄爲太子。太子有子曰岑娶。而太子蚤死。臨死謂其父昆莫曰：必以岑娶爲太子，無令他人代之。昆莫哀而許之。卒以岑娶爲太子。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，乃收其諸昆弟，將其衆畔。謀攻岑娶及昆莫。昆莫老，常恐大祿殺岑娶。予岑娶萬餘騎別居。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。國衆分爲三。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。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。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，康居，大月氏，大夏，安息，身毒，于闐，扞狁及諸旁國。烏孫發導譯送騫還。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，馬數十匹，報謝。因令窺

漢，知其廣大。張騫還到，拜爲大行，列於九卿。歲餘卒。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。歸報其國。其國乃益重漢。其後歲餘，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，皆頗與其人俱來。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。然張騫鑿空，其後使者皆稱博望侯，以爲質於外國。外國由此信之。

(一) 烏孫在今天山北路，巴勒克什湖以東，伊犁等地，皆是也。張騫第三次奉使，當時雖未達目的，而至宣帝時，則大收效果也。

第五節。張騫傳入中國之植物。張騫西使，爲中國全史上大事。人皆知注意於其政治上之關係，而不知政治之外，於中國文明，音樂，彫刻，社會經濟等，皆有莫大影響。千古以來，讀史者尙少注意及之也。吾搜閱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崔豹古今注得有植物十餘種，皆爲社會上需要之植物。特舉其名於下。

紅藍花。^(二)馬志曰，紅藍花，卽紅花也。生梁漢及西域。博物志云，張騫得

種於西域，今魏地亦種之。見本草卷十五

番紅花。又名泊夫藍，又名撒法郎。李時珍曰，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國。卽彼地紅藍花。元時以入食饌用。按張華博物志言張騫得紅藍花種於西域。則此一種，或方域地氣稍有異耳。見本草同卷

(1) 紅藍花 (Safflower = *Carthamus tinctorius*) 產於埃及，印度，克什彌爾等地。可以用作燕支粉，又可染絲綢。藥中用以活經血也。

胡麻。(2)李時珍曰，按沈存中筆談云，胡麻卽今油麻，更無他說。古者中國止有大麻。其實爲蕒。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，故名胡麻，以別中國大麻也。寇宗奭本草衍義曰，胡麻諸說參錯不一。止是今人脂麻，更無他義。以其種來自大宛，故名胡麻。今胡地所出者，皆肥大。其紋鵲，其色紫黑。取油亦多。嘉祐本草白油與此乃一物。但以色言之。比胡地之麻差淡。不全白爾。今人通呼脂麻。見本草卷二十三

(1) 胡麻又稱芝麻 (sesame)。今代吾國各省皆產之。據近年海關統計，吾國芝麻出口，每年達二千萬元之鉅。鄉村小民，受賜於張騫者，豈淺鮮哉。

蠶豆。(三)李時珍曰，豆莢狀如老蠶，故名。太平御覽云，張騫使外國得胡豆。

種歸，指此也。今蜀人呼此爲胡豆，而豌豆不復名胡豆矣。見本草綱目卷二十四。

(二)英語曰 horse-bean or kidney bean、植物名辭曰 Vicia faba。

葫亦名大蒜。(四)李時珍曰，孫愐唐韻云，張騫使西域始得大蒜，葫荽。則小

蒜乃中土舊有，而大蒜出胡地，故有胡名。二蒜皆屬五葷，故通可稱葷。

見本草卷二十六。

(四)英語曰 Chive、植物學名辭曰 Allium scorodoprasum。

胡荽，亦名香荽，又名原荽。(五)李時珍曰，荽許氏說文作葍。云葍屬，可以

香口也。其莖柔葉細，而根多鬚。綏綏然也。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歸，故名

胡荽。今俗呼爲藿荽。藿乃莖葉布散之貌。俗作芫花之芫非矣。見本草卷二十六。

(五)今代英語稱之曰 Coriander、植物學名辭曰 Coriandrum sativum。

苜蓿。(六)李時珍曰，雜記言苜蓿原出大宛。漢使張騫帶歸中國。然今處田野

有之。陝隴人亦有種者。年年自生，刈苗作蔬。一年可三刈。二月生苗。